通宵夜读

孙琴安

上个月去书展，看着熙熙攘攘的人流，不禁想起了读书生活中曾有过几次难忘的通宵夜读。

与许多同辈人一样，我最初的阅读，也是从文学开始的。1967年，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本《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为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之一，也是柯南道尔的成名作。可在当时是禁书，而且规定两天之后要还掉。咋办？只好躲在家里偷偷看。又觉得夜里比白天更安全，于是又夜以继日，秉烛夜读。记得是一个初秋的深夜，等家人都安睡了，自己轻轻爬起，悄悄开灯，一个人在灯下看起来。那时家里多是黄灯泡，好在我才十几岁，眼力好，不碍事。觉得有点闷热了，看看四下无人，一片寂静，索性壮了胆子，蹑手蹑脚地打开家门，搬了把小竹椅，坐着倚门而读。正当我全神贯注，看到那条鬼怪般的大猎犬跟踪亨利爵士并将扑上去时，忽然有一只手拍到了我的肩膀上，把我吓了一大跳，惊恐地抬头一望，原来是个过路的中年男子，问我栈房在哪儿？并说已叫过我几次，见没反应，才拍我肩膀的。我这才松了口气。等那人问清方向离去时，我这才发现，天已微明，夜已过去。

次年秋，我被分配到崇明农场务农。农场有个文艺宣传小分队，唱唱跳跳的，经常在外面演出。缺少编剧，知道我会写些诗与小说，有时就把我调到场部为小分队编节目。1973年冬，“战三秋”一结束，我又被调到场部搞创作，好不容易写完了个独幕话剧，天又冷，想早点睡觉，刚钻进被窝，发现枕边有一本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本哲学著作，前几天刚从政宣组施芝鸿那里借来的，便不经意地躺着翻阅起来。不料刚看了两页，精神便为之一振，披衣起坐，倚靠在床头看；谁知越看越来劲，干脆起床穿衣，坐到桌边上看；肚子饿了，就用略有余温的白开水泡冷饭，边吃边看。书中对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既有肯定，也指出了他的局限性，有着极强的逻辑和思辨，层层推进，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从哲学层面透析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令我欲罢不能。等我读完最后一页，把目光移诸窗外，已是天色大白。此书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哲学的魅力，读毕有一种回肠荡气的感觉，着实过了一把瘾，为我以后读黑格尔、康德的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74年春，我从农场被借调到《辞海》编辑室，参加外国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条目的修订。那时社会上无书可观，闹“书荒”，《辞海》编辑部却因工作需要，书堆如山，各类外国文学名著和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触目皆是，随手翻阅，这令我大开眼界，除了周末周日回家住，每天晚上就睡在辞海楼，贪得无厌地阅读着。一次在底楼阅览室，我见某编辑进入一个边上的小门，便也随意地想跟进去，不料工作人员吴大姐却温和地劝阻了我，说里面的东西你是不能看的。我只得止步。心想也许我太年轻，也可能是外面借调来的而非正式编辑。

但小门里到底藏着什么东西？却始终吸引着我。好在我当时经常住辞海楼，与门卫师傅很熟，有天深夜，好奇心陡起，按捺不住，竟驱使我到门卫师傅那里，说要到资料室查资料，老师傅正在酣睡，一见是我，二话没说，便把一串钥匙交我手上。我如获至宝，心怀忐忑地来到资料室，打开门，里面一片静谧，我径直进入边上小门，来到那个向往已久的神秘书库。哇！里面原来都是美术杂志和电影画报，以及大量的画册和艺术书籍，甚至还有一些民国年间的杂志，我大喜过望，立刻饥不择食地大快朵颐。波提切利、乔而乔涅、意大利三杰，乃至大卫、盎格尔、德拉克洛瓦、库尔贝、鲁木斯、伦勃朗、列宾等人的画作，丹纳的《艺术哲学》，看得我如痴如醉，忘记一切。但我不敢大意，万一老师傅醒来找我可麻烦了。于是我一边埋头贪婪地阅读，一边抬头观望外面的天色。见东方熹微，便马上离开，把钥匙还给了老师傅。虽然一夜未眠，但我仍以饱满的精神迎来了当天的修订工作。

第四次通宵夜读，是二十年后的1994年了。那时住中行别墅，已人至中年，一本有关中国知青的纪实书籍深深吸引了我。也许我也有过知青的经历，和他们有过共同的命运，因而读得我心潮起伏，不断流泪，不停擦泪，擦干了再读，再流，再擦，居然一直读到天亮。

现在想来，通宵夜读应是一种精神享受，也是一种阅读的乐趣。凡是让你通宵夜读的书，一定会使你终生难忘，有所获益。这不仅关乎读者的兴趣与热情，而且也需要有提供这种精神食粮的作者。这也就给写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世界上的好书很多，但真正能使人欲罢不能，放弃睡眠、不惜通宵而一气读完者，鲜矣！杜甫说：“人间要好诗”。其实，人间也需要好书。希望我们的作者能写出更多的好书，燃起读者的兴趣与热情，以满足我们这个社会的需要，推进文化的发展。

蓝调 （油画） 库拉纳吉

一枝浓艳对秋光

杨忠明

告别酷暑，一场秋雨一阵凉，桂花开了吹下半天香雾，月饼熟了带来满街喜悦。张冯喜小朋友微信里说秋天和我们有约，是的，多么熟悉的上海老味道，多么熟悉的申城街景，那些已经聆听了百年黄浦涛声的旧楼建筑沐浴在新秋的朝霞里，上海西区一幢幢老洋房隐藏在法国梧桐黄昏的树荫中。秋凉，给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竹篱笆里盛开的桂花、芙蓉、牵牛、菊花、晚香玉、玉簪等秋花探头探脑向外张望，庭院里蟋蟀低吟，好像在向路人轻轻地诉说老房子里曾经发生的故事。

从前我舅舅住在南市石库门的天井里种过许多秋天里色彩最厚重的鸡冠花，色有淡黄、金黄、火红、紫红、棕红、橙红诸色，唐人罗邺诗云：“一枝浓艳对秋光，露滴风摇倚砌旁。晓景乍看何处似，谢家新染紫罗裳。”鸡冠花，给原本寂寥悲凉的秋色增添丝丝暖意和生机，所谓，秋花烂漫，不让春色。你知道吗，鸡冠花还可以当作美食来享用，据说国外有人经过长期的观察研究鸡冠花后提出：“鸡冠花和其花籽可提供人体所特别需要的氨基酸。”鸡冠花籽的蛋白质含量达73%，籽粒味道像榛子，可以炒着吃。”我外婆曾试着将鸡冠花切薄片，切几片猪肉，加点辣椒，调料，入旺油锅里急炒，一盆爽滑鲜嫩的鸡冠花炒肉片上桌啦，富有层次秋天的味道入口特别鲜香新奇。苏州人还把鸡冠花切片加蚌肉烧汤，加黄颡鱼烧汤，加燕窝、肺片烧汤，做鸡冠花糯米糕等美食，据说有清热凉血之食疗功效。

元人贾铭撰《饮食须知》记，露水，味甘，性凉。百花草上露水皆堪用。秋露取之造酒，名秋露白，香洌最佳。听外婆说，秋天，用苏州太湖边洞庭山上的桂花树结的露水来沏茶喝，真的有桂花香气。

上海人对于桂花还是有感情的，从前上海茶楼、戏院都有提篮小卖的叫喊声：“香烟、洋火、桂花糖”。曾听邻居刘老伯讲，老上海的桂花糖，有一种是做成一条条像蛋卷形状的小吃，最早是湖南桃源乡下的管子糖，外沾芝麻，后来演变成风行上海的“桂花糖”，制法是，大米磨粉加糖制作，火候要到位，里面卷了用新鲜桂花加白糖腌制过的糖心，外面滚白芝麻，食客咬一口，周围的人全都闻到桂花散发的清香，诱惑挡不住，于是，看戏、听书、喝茶的人纷纷买来吃。

中秋节前后沪人喜欢吃来自南京的桂花鸭（金陵盐水鸭），鸭皮白肉嫩、肥而不腻，鸭骨缝里都渗透着桂花香，一丝丝鸭肉汁水鲜醇，吮指带香。从前秋季，我父亲喜欢做桂花肉，鲜猪肉切大片，厚度三分，刀背敲松肉的纤维，切成小块，盐酒略腌，肉片挂匀蛋粉糊。炸制肉片时分两次，掌握好油温，淋入芝麻油翻匀，成金黄桂花色。月色、秋景、美食，总是给人带来缕缕怀旧之思。

朝开暮落重生花

玉玲珑

喜欢在这个季节的清晨出去走走，风是清爽怡人的，犹带着陌上的凉意，满眼是连绵不绝的绿，就在这一片漫不经心的绿意丛中忽然有一抹深绯色惊鸿照眼，这是什么花，顶着晨起的清凉绽放，这一带极空旷，难得有这一丛郁美清姿，其姿容不俗，那明艳的绯色乍一看竟有些像樱花，此时哪来的樱花？

这是什么花？我竟不识，我也如陌上遇到罗敷女的使君一般，欲求佳人芳名。从什么时候开始起，任意一朵莫名的花开都能够轻易触动我的心事，以前只顾低头走路，从无暇去顾及天上的云卷云舒，身侧的花开花落。

原来这叫木槿，这个名字并不生疏，时常从书本上，诗集中读到，没想到有一天相遇却对面不相识。这个名字有着大家闺秀的端丽清芬与婉致，它还有一个更为动人的名字叫作朝开暮落花，据说，这每一朵花的生命只有一天，清晨开放，傍晚凋谢，第二天映着朝霞开放的是全新的又一朵重生的花。

果然在它的树下，绯红几处，并不是片片的落英，而是一朵朵完好的落花，想必是昨夜深梦中悄然离枝的。昨夜闲潭梦落花，这句诗透着温柔恬静，今朝是昨日的重生，昨夜是今朝的旧梦，旧梦依稀，朝开夕落，生命只在一转念之间，它却有一种安之若素的静好从容，每天都会落下昨日的琼英，此起彼伏，循环往复。别的花若是凋谢，只在一夕之间就落红满地，李后主说，落花狼藉酒阑珊，笙歌醉梦间，风一吹，乱红飞渡，难免有一种飘零离殇之意，它却庄重典雅，每一朵落花都完好无损，悄然收拢，如初绽的蓓蕾，绯色上慢慢现出一抹淡淡的紫色。

朝开暮落不止木槿一种，还有一种叫朝颜，也就是牵牛花，极具山野之气，山埂边低矮的篱笆墙上，房舍屋后到处可见这种花，极明亮生动的粉色或是紫色，喇叭样，与朝颜这个名字颇为契合。

与之对应的是夕颜，俗名葫芦花，白色的夕颜，玉雪晶莹，仿佛是一只蝴蝶的精灵的魂魄，这个名字起源于日本的《源氏物语》，夕颜这个名字美的翩然入梦了，带着梦呓般的惆怅，有一种疼惜的伤逝，那份凄美，如同日本的俳句，清美素静，可是我好像更喜欢木槿，它明艳端丽，有一种大家之气。

朝花夕拾，透着对生命的那份通透睿智与警醒，朝闻道，夕死可矣，然而当真的有一朵花在你面前朝颜夕落，始知生命何其绮丽以致梦幻。屈原说，朝饮木兰之坠露，夕餐秋菊之落英，这带着他特有的清高、浪漫与华丽，乃知生命既华丽又薄凉亦如一枝木槿，哪怕只是开在陌上，哪怕是一瞬之华，也要开出灿烂与荣光来。

七律二首

齐 梵

九六感怀

何必堂前庆寿筵，夜窗独坐理诗篇。八千里路为何路？九十六年如一年。兴废回环焉可测，浮沉翻转岂其然。眼前人事皆前事，过去云烟不是烟。

重归上虞

飘然一梦岁星移，故里山河宿雾披。舜帝殿松空落落，王充墓草碧离离。天长去鸟无消息，风罢归人有想思。复叹曹娥江似镜，来年照影是何时？

义禽鸿雁

鲍世远

当我仰望长空，注视着大雁列队从蓝天悠然飞过，总会引起我对雁群的爱慕，联想起大雁留下的动人故事。

《鸿雁传书》是扬剧的优秀传统戏，说的是薛平贵从军，其妻王宝钏苦守寒窑十余年，终日望夫归来。一天，宝钏见鸿雁北飞，写血书一封，详叙思念之情，缚于雁足，望大雁传给平贵。

我看过扬剧名家高秀英主演的这出戏，她13岁学戏，能演青衣、花旦，经常在扬州、镇江、南京、上海等地演唱，是江苏省扬剧团的主要优秀演员，擅演《鸿雁传书》《百岁挂帅》《恩仇记》等戏。她在《鸿雁传书》中饰演王宝钏，全剧只有她一个角色，唱做都很吃重，但她演得情真意切，满满地唱出了对平贵的无尽眷念，以如泣如诉的唱腔，抒发思念悠长的心声，她的精湛表演，强烈地激起观众的美感和共鸣，极受好评。观赏这出戏，使我难忘高秀英的动情演唱，也激发了我对义禽鸿雁的好感。

从扬剧《鸿雁传书》，我还想起大画家张大千与大雁的故事。

有一年，张大千先生专程到敦煌莫高窟去临摹壁画。在长达三周的时日里，每当临摹完成后，就会去月牙泉一带散步闲游。泉水呈月牙形，涟漪萦回，清澈见底，别有一派清丽胜景。

某日张大千在泉边漫步，发现一只受伤不能飞行的大雁，他抱起大雁仔细察看，只见大雁腿脚受伤流血。他把大雁带回住处，给它敷药包扎，用心饲养。

几天过去，大雁的伤逐渐好转，已经能缓慢行走。过了几天，大雁恢复得更好，能够张开双翼振翅飞翔了。终于到了送大雁回雁群的那天，张大千到月牙泉放飞，大雁一冲直上，在天空中盘旋了几圈，几声欢叫，向远方飞去。

张大千先生结束了临摹壁画的工作坐汽车即将踏上回家的路，忽然，一群大雁飞来，其中一只大雁围绕张大千的车子，一阵叫唤，不肯离去。张大千打开车门，激动地对大雁说：“谢谢你来送我，你也该快快回家了吧……”车子启动，大雁跟着汽车飞了好一阵才高飞远去。

钢琴的余音

盛雅萍

在一次学校的家长会后，我发言完毕即将离开，只见一位家长神情恳切，急匆匆地走到我面前。我猜想这位家长可能是有什么事儿想和我聊聊吧，没想到听闻的却是阵阵感谢。她像汇报似地讲述着她女儿近期的变化，女儿变得懂事了，也更孝顺了。从她的眼神中，我能感受到她内心深深的欢喜。可我仍有些摸不着头脑，在追问后，方知事情始末。

很久以来，在学校时行楼的底楼大厅，摆放着一架三角钢琴，中午时分或放学以后，不时会有学生来到这里，纵情地展示自己的琴艺，享受那份别样的喜悦。

记得那是一个寻常的日子，放学了，我照常在学校内巡视，路过时行楼底楼大厅时，我不禁被那优美的琴声所吸引，只见一个女生静坐琴前，我便向她走去，只见她指尖在琴键上自由跃动，是那样地流畅，那样地自在。当她发现我在边上欣赏，就弹得更加认真，更加投入……

曲终，我真心地为她鼓掌，赞叹其娴熟的技艺及那段动听的旋律。她有些腼腆，有些不好意思。

见她有点窘迫，我半开玩笑地说：“我只是被你的琴声吸引，你现在钢琴几级了？”

“演奏级了。”她说。

“那应该是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练琴了吧？”我问道。

“嗯，5岁。”

“5岁就开始练琴了，坚持到现在可真不容易啊！那肯定吃了不少苦，免不了也尝过皮肉之苦吧？”听了我的话，只见她似在回忆，进而又点点头。

我接着说：“老师很羡慕你，你有没有想过，在你还不太懂事的时候，你的父母为你创设了这么好的学习机会，这不是每个学生都能有的啊，可能当时你并不感觉，或许还会埋怨父母对你太严厉，但你知不知道时间过了就过了，不可能再回到童年了。你该不该好好感谢你的父母呢？”

她默默地点了点头，似在思索着什么。

之后，我又和她简单地攀谈了一会儿，了解了一下她的学业情况和对大同的感受。我也只将这次邂逅当成了一件平常小事，便离开了。

但让我意外的是，这件事的发展并没有停止，这次邂逅的谈话，居然化为了一次情感和感恩的心灵教育，增进了孩子对她父母的感恩之情，使我感受到那“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润物无声。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教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未必是无用之事，在某种层面它们都具有教育意义。在不经意间，或许你已在学生的心田播下了一颗种子，只待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你所收获的或是一棵参天大树。

是啊，真的教育不在高处，在低处；不在远处，在近处；不在大处，在小处。这是钢琴的余音，也是教育的余音……

十日谈

我和我的学生们

教师的心愿，是让学生在校园度过最美好的时光。